

原著 应天渔

情僧缘侠

下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僧 侠 情 缘



哈 尔 滨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春 茂

封面设计：全武松

僧 侠 情 缘

seng xia qing yuan

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出 版

绥 化 市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7.25 印张 373千字

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定 价：（上、下集）5.80元

ISBN 7—80557—088—4/I·46

念头这么一转，就好象立时破除了心中的一道障碍，所有隐藏背后的东西全都一古脑儿流泄出来，使得他心头又甜又酸，明知是妄念来袭，却偏不想逐去，忖道：“来时自来，去时自去，一心想要高招，岂不也是着相？”当下理直气壮地继续寻思：“若说我不喜欢那妖怪，可真是骗人，喜欢就喜欢，即便是佛祖又能拿我怎么样？”

想到如此一走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秦璇璣的面，心中不禁大痛如绞，一咬牙关，勒住马缰，翻身下地，朝徒弟们挥了挥手：“我回三堡联盟去了，你们要上那儿？”

大伙儿只当他又想去和秦璇璣拚斗，都面有难色，唯独左雷毫不犹豫，带转马头，道：“我和师父一齐去。”

铁蛋皱皱眉毛，还未答言，却见一条白影猝然落在自己面前，阴森森地哼道：“小子，想走？先把事情弄明白了再说。”却是万朵莲花韩不群。

铁蛋刚才眼见这老头儿连施邪法，对他全无好感，老大不客气地道：“你爱怎么弄就怎么弄，与我有何关系？”

韩不群嘿嘿冷笑两声：“你故意挑起咱们白莲东宗与金龙堡之间的嫌隙，究竟有何图谋？现在却想不做交代，一走了之，世上那有这么便宜的事？”

铁蛋一愣，道：“我怎么晓得秦璇璣会怀疑你们？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说，咱们少林寺从不与人暗中勾搭？”

帅芙蓉在旁瞥见韩不群眼中杀机浮动，心知不妙，忙道：“师父，他不过是误打误撞，恰好碰上罢了……”

唐赛儿也道：“这个小和尚呆呆笨笨的那想得出这么聪明的主意？您老人家也太多心了。”

韩不群仰天长笑不绝：“想那‘魔佛’岳翎何等精明厉

害，诡计多端，教出来的徒弟怎会又呆又笨？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其实统统都被这小子的外貌骗了，难道没听说过大智若愚这句话吗？”

众人俱皆一凛，都觉得他这番分析颇有点道理，帅芙蓉尤其心惊，暗忖：“莫非真上了他的鬼当？”

韩不群冷冷道：“老四，当初你是怎样拜他为师的？”

帅芙蓉忙将始末确细叙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弟子见他武功高强，本想藉拜师之机拢他加入本教，甚或由此混入其他少林弟子之中，宣说本教教义……”

韩不群点头道：“我晓得你的用意。但这小子为何如此轻易就收你为徒？收徒传功乃大事一件，岂有人这般草率？可见这小子早就明了你的底细，想要利用你来扰乱本教！”

帅芙蓉朝铁蛋望了一眼，竟觉得他呆笨面相之下满藏诡诈，越信韩不群所言不虚。赫连锤、李黑虽都是自动拜铁蛋为师，却也开始怀疑铁蛋的居心，一个寻思：“难道他想霸占咱的黑风寨？”一个则忖：“他可能是想利用我来打击武当派的威名吧？”

铁蛋见他们脸上都流露出疑惧之意，不禁大为愤慨。然而转念又想：“信不信我，都随他们的便，又何必多费唇舌？”把脸一抹掉头就走。

韩不群悠悠道：“你若一定要走，也没什么不可以，不过，先让你看一件东西。”

铁蛋明知老家伙又要耍花招，却仍忍不住回过头来，只见他袍袖一开，抖出一片白濛濛的粉沫，铁蛋立觉异香刺鼻，脑中一阵晕眩，仿佛跌入了一个黑暗无底的大洞之中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摸不着，只有耳朵还能听到一些遥远

飘忽的声音，好象从另外一个世界传过来似的。

铁蛋只觉得自己整个人向上浮起，只觉洞口距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大片天光迎面洒落。

可没感觉出什么不对，定下神来细细一瞧，才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通体用黄铜铸成的圆球之中，

岂知这圆球房间竟连个门都没有，搞得铁蛋毛了，狠命一拳打去，他自挨了秦骥一掌之后，功力又大为增强，孰想一拳碰个结实，铜壁纹丝不动，自己却被一声巨响与无数回音震得双耳欲聋，心中越火，脱下僧袍包住头颅，挥掌乱打，直如迎神赛会上钹鸣鼓噪，好不热闹。

打了约莫半个时辰，手也酸了，脚也酸了，耳朵也聋了，铜屋却无半分损坏，那些妖怪依旧龇牙咧嘴的满屋乱跑，自己的影子也仍然做出一副阔鼻扁嘴的可笑样相。

铁蛋颓然抹了把汗，盘腿坐下，运气调息，这才发觉昏迷之时所听见的诵经之声一直未断，只是刚才心浮气燥，没能听进去而已。

铁蛋暗暗冷笑：“从前在寺里一听长老讲经就打瞌睡，不料今日却被白莲教主关在这里听经，真是报应！”

凝神听去，竟乃一段闻所未闻的经文：“……其五类魔，粘五明身，如蝇着蜜，如鸟被网，如鱼吞钩，以是义故，净风明使以五类魔，及五明身，二力和合造成世界，十天八地，如是世界，即是明身医疗药堂，亦是暗魔禁碍牢狱……”

铁蛋又付：“妄念起自自心，世上那会有妖魔鬼怪这种东西？这白莲教经大大不通！”

再往下听，无非是说世间本有明暗二力，永相争斗，善

神要人为善，恶魔则不断地钻入人体，诱人为恶，因此世界乃一大战场，每个人的人身则是一个小战场，人一生下来就非得作战不可，直到他死为止。

“……如果五种极大斗战，永无休歇，明暗二力，永相对峙。胜者为圣，败者为魔，人生在世，非圣即魔，若无斗心，永堕魔道……”

铁蛋又想：“这经的用意其实不坏，只不过与咱们佛教大不相同……”

正想间，忽闻头顶喀喇一声，竟现出个一尺见方的暗门洞来，一根长绳吊着一只竹篓缓缓坠下，铁蛋接过掀开一看，原来是几碟粗菜、两碗粗饭，较诸先前被囚禁于金龙堡地牢时的酒菜，可谓天差地远。

铁蛋抬头喂了两声，却见韩不群的脸出现在洞口，阴森森地笑道：“小子，想通了没有？”

铁蛋怒道：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一边动着脱逃的念头。

韩不群冷笑道：“你别装傻！只要你告诉我天书神剑藏在那儿，我马上就放你走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想加入本教也不是不可以，咱们白莲东宗专收些没人要的废物……”

铁蛋猛个跳起，双掌推出两道狂飙，击向头顶小洞，眼看就要击中韩不群面门，不防一片灰色粉沫迎头洒下，五官顿感一阵麻辣，呛得眼泪鼻涕齐流，耳中闻得韩不群哈哈大笑：“老夫面前岂容得你要花样？再跟你师父学十年再来！”说完，砰地把暗门关上了，白莲教经又在耳畔响起。

胸中斗性勃发，真气竟随之纵横澎湃，往复激荡，好似海潮被日月牵引一般。

铁蛋一向喜爱体内充满活力的感觉，这也是促使他埋头练武的原因之一，但此刻充塞于四肢百骸地狂暴力量却把他吓坏了，只怕稍一控制不住，就使自己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，当下屏除一切杂念，全神与白莲教经相抗，心中认定这番争斗凶险的程度远远超过先前几战，那敢有丝毫大意，连吃饭、睡觉、拉屎拉尿的时候都不松懈，镇日价背诵佛经以抵御邪经入侵，一面细察体内真气的消消长长，长长消消。两种经书牵扯起两种力道，驯控之力照常运行，并无异状，但另一般狂野之力，却顺着白莲教经周身乱窜，经文念到那里，真气便动那里。

“贪魔以此五毒死树，栽于五种破坏地中，每令惑乱光明本性，抽彼客性，变成毒果。是暗相树者，生于骨城，其果是怨……”

铁蛋便会觉骨会、大杆、大劲特动。

“是暗心树者，生于筋城，其果是瞋……”

筋会、陵泉立刻气胀如鼓。

“是暗念树者，生于脉城，其果是淫……”

铁蛋竭力想要平伏这股胡冲乱撞地力道，支使驯控之气处堵塞，却反令自己疲于奔命，正感危急，又听经文念道：

“若有明使出之于世，教化众生，令脱诸苦，先从耳门降妙法音，后入故宅，持大神咒，禁众毒蛇及诸恶兽，不令自在，复智斧斩伐毒树，除去株沍，并余秽草，并令清净，严飭宫殿，敷量法座，而乃坐之，犹如国王破怨敌国，自于其中，收飭台殿，安处宝座，平断一切善恶人民，其惠明使亦复如是。即入敌城，坏怨敌已，当即分判明暗二力，不令杂乱。先降怨憎，禁于骨城，令其净气俱得离缚……”

铁蛋立觉骨会、大杼一阵松脱，全身骨节都泛起一股舒畅之意。

“吹降嗔惠，禁于筋城，令妙风即得解脱……”

筋会、陵泉亦立获展放。

如是经文循环不已，铁蛋全身经脉骨血也不停地松松紧紧，作着有生以来最剧烈地运动。

他逐渐觉得这一驯一野两力之间的争斗，竟似早就安排好了一般，若两军布阵操练，进退收放，井然有致。他不禁忖道：“这白莲教经根本是个练功的法门嘛！难道韩不群是在诱我练功？”心中疑虑渐去，越发迷醉于体内两股真气的攻防，竟浑然不觉岁月之流逝。

忽一日听到经文：“人生在世，非圣即魔虑，心胸中蓦然一动。”什么是圣？什么是魔？人又何必执着圣魔之分？这可还是六祖说对了‘又思义，不思义，自在无疑，圣也好，魔也好，一脚踢开了帐！’

如此一想，体内顿时圆满通达，了无牵制，两力刹那间合成一力，直向顶门冲上，只觉浑身舒泰，不由大发一声吼叫，双掌向上一推，但闻轰隆一声巨响，黄铜圆屋竟整个变了形状，头顶暗门向外掀开，透入一片耀眼异常的银光。铁蛋纵身一跳，由洞中穿出，脚踏实地，立刻打个寒噤，结结实实地愣住了。

他分明记得自己被韩不群迷昏之时，乃是仲秋时节，不料此刻竟置身于粉妆玉琢的琉璃世界之中，白雪皑皑，落得他满头满脸，他也不伸手拭去，只一迳疑惑着想：“我到底被关了多久？”

举目四望，见这园屋建在一个院落中央，四周俱是木造

房屋，一名身着白衣的白莲教徒仰面躺在雪地上，似是被刚才那一掌震晕了过去。

铁蛋见他手中兀自捏着一本薄薄的书籍，俯身抽出一看，正是白莲教经。原来成天给我念经的，就是这个家伙。

想把他弄醒，一问端倪，却见左首木屋中跑出几个人来，眼见院中情形，都吓变了脸，乱叫着躲回屋里去了。

蛋铁大步抢入，一把抓住其中一名，喝问：“今日是几月初几？”

那人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正月都快……快过完啦！”

铁蛋掐指算了半日，因为跨年，很难算得清楚，好不容易才算出自己竟被关了五个月，又问：“你们教主在哪儿？”

那人道：“都……都走了……不干俺事，俺只是个火家……”

铁蛋听他口音怪异，诧道：“这里是何州府？”

那人道：“青……青州……”

铁蛋吓了一跳，暗忖：“怎地把我弄到山东来了？”

撇下那人，满院找了一转，果然除了几个低等职事人员之外，再也不见半条人影，而只站在屋前大厅的弥勒佛相前面发愣，忽见大门口黑影一晃，鬼鬼祟祟地闪进一人，却是韩不群的大徒弟，位居东宗四大传头之首的王弘道。

铁蛋喝道：“来得正好！”张开右手五指，直抓他肩头，王弘道忙退开一步，面露惊讶之色，嚷声道：“小师父已经脱身出来了，岳……岳大侠的徒弟果然不凡！”忽地倒地拜下去，咚咚咚连磕三个响头，回身便走。

铁蛋一头雾水，横身拦在他面前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王弘道面露苦笑：“小师父又何必多问？”吃铁蛋逼急了，方道：“在下只是敬仰岳大侠为人，但十几年来一直见不着他的面，这三个头就算聊表心意。日后小师父若能代我向岳大侠磕去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说完，又要闪身出门，铁蛋却仍然拦住不放。

王弘道不禁发急：“我瞒着师父偷溜回来救你，再不赶回去，万一被师父发现，八颗脑袋也没了！”伸手就去按铁蛋。

铁蛋自然而然地随便抬手一架，却将王弘道架得整个人飞起老高，撞在一个靠墙而放的壁柜之上，柜上数十只来生水镜纷纷坠地，哐哐唧唧散了一地，淋得王弘道浑身透湿。

铁蛋万没想到自己的功力竟增强这么多，惊呆了老半晌，方才赶过去把王弘道扶起，连道得罪。

王弘道更是惊疑不定，心忖：“任何人被关在圆屋里受过洗脑大法之后，都会头脑昏乱，四肢发软，从此死心塌地的皈依本教。这小子却怎地丝毫不受影响，反而越关越厉害？”

他哪知铁蛋傻头傻脑，嗜武成狂，误把白莲教经当成内功心法，整整听了五个月，不但没被经义改造，反而练出了相当于常人二十年的功力。

铁蛋蓦然想起圆屋中的种种异相问道：“我看到那些妖怪……”

王弘道笑道：“说穿了，只就是光影的作用而已。”

铁蛋暗暗点头：“圆屋中的妖怪，竟然是此理。白莲教样样古怪，连练功的法门，都怪得出奇。”便又问道：“那白莲教经上的功夫，你们都学过没有？”

王弘道哑然失笑：“那有什么功夫呀？这经就好比你们的金刚经、法华经、无非是叙说一些教理罢了。”

铁蛋不禁一呆，却又忖道：“是了，他们的功夫还没练到这里，当然不晓得经中载有练功法门。”自以为揣度正确，颇有点洋洋得意，全不知自己根本都是胡猜瞎想，误打误撞。

但闻王弘道兀自滔滔不绝：“而且此经并非什么白莲教经，乃是师父韩不群和本教从前的副教主岳不觉，合力由摩尼教经转化而成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顿了顿，疑惑地望着铁蛋。

铁蛋皱眉道：“什么摸泥教？有没有捏土教？”

铁蛋听他满嘴古里古怪的词儿，不禁脑袋发胀，忙岔道：“总而言之，后来就并入了你们白莲教？”

王弘道却一板一眼的摇头道：“世人多以明教与本教相混，其实并不尽然。大凡秘密教派都有互相吸收，互相仿效之习，本教因向明教经典《大小明王出世经》借用了明王一词，致被世人误以为明教即是本教，甚至疑心朱元璋及其手下元老重臣俱为明教教徒，故而国号称明，未免太高估了明教的势力。元末本宗祖师爷韩山童倡言‘弥勒降生，明王初世’，明王其实指的是‘佛说弥勒下生经’中的‘伪法国王’，亦即弥勒座前的月光童子，而非明教三明籍。弥勒降生之说，自晋朝以后即深入人心，元末义军蜂起，魔焰嚣张的就是这股力量，使得朱元璋扫平群雄之后，也不得不称自己为明王，因为根据传说，必得明王出世，天下才能永久太平，朱元璋若非明王，则天下尚未太平，将来必定还会再出一个明王统有天下。其实朱元璋自取金陵之后，接纳刘基，

宋讷等儒生的建议，逐渐脱离本教，以正统自居，屡次痛斥弥勒降生之说为妄诞不经，但民心的力量何等强大，朱元璋为了朱家的万世基业，不得不屈从此说，建国号为明。”咽了口唾沫，续道：“师父有鉴于朱元璋的成功，乃固弃旁门而归正统之故，于是也想引入正道，废掉本教诸多愚民伎俩，但他这辈子最恨儒生儒术，又不喜法家又不爱道家，更讨厌中土佛家，最后竟把脑筋动到明王这个词的根——摩尼教上头去。”说时，大摇其头。“依我看，摩尼教经虽然不坏，师父和岳不党把它改得也不坏，但终究难合老百姓的胃口。”

铁蛋暗道：“说的也是，万一将来韩不群当上皇帝，把天下人统统都关到那圆屋子里去听经，有谁受得了哇？”口中道：“既用了弥勒降生之说，何不一直用到底？咱们佛教经书那会有假？”

王弘道一拍巴掌。“我也是这么想，几千年来，弥勒降生之说就一直是造反作乱的最好借口，任何说法都赶它不上。师父不喜此说，可能是因为依此说法，就不能凡事一把抓，弥勒归弥勒，明王归明王，各有各的管辖范围。本教自彭和尚始，也是教主归教主，人主归人主，向不相混，西宗至今如此，北宗也承袭此制，高福与称弥勒，田九成称后明皇帝，唯独咱们东宗，师父什么事都要管，十几年前就惹得副教主岳不党心生不满，终于叛去……”

他几次说到岳不党时，都眼望铁蛋，露出疑惑的神情，铁蛋却未察觉，只在心里想：“看样子，东宗的人都不满意韩不群，这老儿倒也可怜得紧。”

王弘道抬头望了望天色，见铁蛋不再发问，便立刻告辞

而去。

铁蛋又在大厅内兜了一阵，正想到后头去讨吃的，却见韩不群的二徒弟简金章又偷偷摸摸地溜进来，看到铁蛋也是先吃一惊，然后就趴在地上大磕其头，磕完就走，连屁也不多放一个。

铁蛋这回也不拦他，只是高声问道：“这是给我师父的吗？”

简金章边走边应：“还会是给谁的？”此话尚未说完，人早已去远了。

铁蛋不禁好笑。“人家比我大了几十岁，难道还会给我磕头不成？真是多此一问。”

寻到后院，逮住一名伙夫索饭吃，却才吃了两口，又见一名年老教徒蹑手蹑脚的走进来，倒身便拜，拜完就走，片刻都没耽搁。

短短一顿饭，铁蛋就受了八名年长教徒的叩拜，搅得铁蛋胃如硬块，眼见天光已暗，便寻了个房间休息，不料年纪四十以上的白莲教徒仍然络绎不绝地前来磕头，铁蛋只得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，摆出一副活佛的嘴脸，直闹了大半夜，方才清静了下来。

然而他立刻又想起另一个问题：“师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师父岳翎的面貌，原先在他的脑海中再也清楚不过，爱开玩笑，凡事蛮不在乎，专会捉弄别人，一派老不正经的样子。但自从师父“死掉”之后，竟逐渐变成了一个谜。

铁蛋知道越多有关师父的事情，反而越不了解师父，愈觉得师父陌生。师父的容貌在他的心中乱成一堆，他极力想

把他重新组合起来，却终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办到。

“也许世间没有人能了解师父吧？”

他并不觉得十几年来师父一直都在他们师兄弟面前装假，在他看来，师父显现出如此众多截然不同的面目，几乎是应该的。

“人若只有一面，那才可笑呢。”

多半因为师父的影响，铁蛋从未对人类怀有任何美丽的幻想，却持着一种豁达容忍的态度，他不认为师父骗他。

一连串的问道被铁蛋带入梦中，转化成一阵阵颇不安稳的磨牙之声。迷迷糊糊睡了一晚，清早起床，信脚踱至白莲教总坛大门外，只觉得天地茫茫，无处可去，复又趑将入来，逼着伙夫弄了一顿好饭，吃饱摸摸肚皮，又走到大门口去张望，忽听得连珠马蹄，降雹一般直从右首滚来，不及眨眼，一团黑墨墨的旋风已险至面前，马上一人，正是“拼命三郎”左雷，见到铁蛋，欢呼一声，高叫：“师父，果然有你的！走吧！”

铁蛋大喜过望，翻身跃上马背，二人一骑如飞奔向西驰去。

铁蛋直劲拍着左雷的脑袋，笑道：“你怎么又跑回来？”

左雷哼道：“韩不群得知天书神剑的下落，都快乐疯了，对我的管束便松了些。我一直不吃他来生水镜那一套，他本想把我弄去受洗脑大法呢。”又恨声乱骂赫连锤，李黑两个笨得象猪，竟被小小邪术迷得晕头转向。

铁蛋笑道：“什么洗脑大法？脑袋又不是衣裳，怎么洗？”

左雷愣了一下，转又笑道：“原来师父还不知晓。师父这五个月受的就是洗脑大法。”

铁蛋却笑得前仰后合。“你莫胡说！其实韩不群这老儿还不坏，他把我关在那圆屋子里还教我练功哩。”

左雷暗暗叫苦：“完了完了，看来师父的脑袋已经被洗得不成样子了！”嘴上试探着问：“你还记得你师父是谁吧？”

铁蛋不由大皱其眉：“你说话怎么疯疯癫癫的？莫非也被白莲教的邪法给迷昏了？”狠狠朝他后脑上一拍，喝道：“醒来！往何处乱走？”

左雷这才放心，笑答：“师父还不知外间消息，据称飞镰堡要在正月月底举办人头大会，邀请金龙，神鹰二堡去参观‘魔佛’岳翎的首级……”

铁蛋听得浑身一震，险些倒撞下马背。

左雷忙道：“师父休得惊慌，依我看，这只不过是飞镰堡耍的障眼法罢了。听说三堡有约在先，谁能取得师祖岳翎的首级，便为三堡之盟主，飞镰堡暗中捣鬼自是理所当然。”

铁蛋对师父的生死一事早已没了主意，人家说什么，他就听什么，当下点点头，加力催马前行，恨不能立刻赶至飞镰堡一窥究竟。

那马脚力甚健，不出三日便已来到冀州地面，沿路随时可见佩刀持棍的江湖汉子向西北而行，有的神色匆忙，紧抿嘴唇，眉目间现出沉思凶猛的神气，有的却笑口大开，好象要赶赴喜庆宴会一般。拍拍脑门，扯着左雷掉头就走。

正行间，岔路上一群骑马的人走来了，竟是金龙堡的人

马，大惊之余，忙提掌护胸；只待有人出手，便即拼命。

不料秦琬琬高叫了一声：“铁蛋”之后，“独角金龙”秦璜居然策马驰进，眉花眼笑的抱了抱拳，道：“小师父，别来无恙？”

周围的金龙堡众见堡主如此客气，更忙不迭滚鞍下马，垂手肃立，好似在迎接什么客人一般，弄得铁蛋恍若一头伸进了云雾里，怎么想也想不通。

“醉花娘子”苏玉琪浑身翠绿，竟也催马上前，轻柔柔的笑道：“这位可就是近日名动江湖的铁蛋小师父？贱妾久仰大名，今日初见，果然不凡！”

铁蛋不禁暗里皱眉：“又捣什么鬼？莫非还想骗我去念往生咒不成？”想起那夜情景，再眼望苏玉琪，竟觉得她现在好像也没穿衣服一般，止不住心砰砰猛跳，仿佛要冲出胸膛一般。

秦璜又说了一大堆客套话，最后才道：“小师父大约也是要上飞镰堡吧？咱们正好做一路行。”

铁蛋抬眼望了望秦琬琬，还未答言，秦璜已扭头喝道：“单飞，把你的马让给小师父乘坐！”

单飞心中虽然老大不愿意，却死也不敢违背堡主的命令，忙将坐骑牵到铁蛋面前，并卑躬屈膝的弯下腰去，捧住铁蛋右脚，把他送上马背。

秦璜用马鞭一指前方。“离飞镰堡还有五里远近。”鼻中哼了一声，策马缓行，眼里闪出火灼一般愤怒的光芒，喃喃道：“不过是个由人渣集成的烂堡，竟想称雄武林？除非我秦家金龙堡不复存在于天地之间，否则……”

铁蛋那有兴趣听他嘟嘟囔囔地骂人，正想勒转马头去找